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54
30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 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阿吉乌斯先生(副主席)

(马耳他)

一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5](续)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开会。

议程项目35（继续）

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A/40/22 和 Add. 1-4）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0/805）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愿敦促各位代表根据议事规则附件5第71段的规定，按照他们在发言人名单上的先后次序发言，有一项谅解是那些不能这样做的发言人将被移到那天发言名单的最后，除非他们同其他代表交换发言次序。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都知道种族隔离是什么意思：蓄意的、系统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剥夺南非黑人的天赐的权利。美国对种族隔离的看法是简单而又直率的：我们认为种族隔离是错误的；我们谴责种族隔离。而且，因为我们以林肯的话为座右铭——“没有任何人是如此优秀，以至不经他人同意就对其进行统治”——所有的美国人都希望看到种族隔离不复存在的一天的到来。

美国的历史就是同各种形式的种族、文化和政治不容忍而进行斗争的历史。我们的宪法坚决不容许不容忍的现象，我们对平等和自由的承诺不仅局限于我们国内。我们反对任何种族、宗教、部落、家族或经济和政治贵族统治和镇压其他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样的贵族秩序产生痛苦和难民，许多难民给开放社会，包括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它们的智慧。

因此，我国完全拒绝种族隔离，我们正为消灭这一不公正和毫无道理的制度而努力。问题从来不是种族隔离是否要结束，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问题是如何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而同时认识到南非人民的民族愿望。

美国的政策体现在在大会和其他机构以及9月9日里根总统的讲话中，美国的政策就是要促进积极与和平的变革，从而在南非建立一个被统治者同意的制度。我们要鼓励这种确保南非未来而不是破坏南非未来的变革。

我要指出，美国认为鼓惑人心的姿态和口号不可能消灭种族隔离。热衷于血腥的革命，要求进行强制性制裁和某些国家的领导和代表虚伪地侈谈解放，而这些国家却剥夺了它们自己人民的自由，这一切不可能给南非百万人民带来和平和正义。

漂亮的言词无论在精神上能够得到多大的满足，不可能完成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任务。这就是里根总统9月9日行政命令的精神。他所宣布的措施将在今年底开始生效，其目标是针对下列领域的：种族隔离的机构和象征。南非政府在维持其政策。加强其军事和种族隔离机构方面不可能得到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些措施将使美国维持在南非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施加影响实现变革。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具体步骤鼓励美国商业界和企业界结束具有歧视性的种族隔离劳工和就业做法，我们将大大增加我们的经济援助，向南非贫穷的人提供教育和训练，我们将通过人权计划支持那些通过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这还不够，这些改进只不过是经济方面的，并不代表政治方面的胜利。这使我想起一个格言就是历史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并不记取历史的教训。这些教训之一显然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期望真正地改善它们的生活使许多南非人——黑人和白人——要求在该国实现政治变革。其他人呼吁实现更多的摧毁性和惩罚性制裁，进行更多的武装和暴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住房和卫生安排。我们希望有结社的自由，迁移的自由和一切其他政治权利以及经济自由，从而使个人而不是政府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态度，是因为我们美国人是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地施加压力，争取在南非实现民族与和平的变革。我们的各种机构、我们的工会、我们的大学、我们的企业与南非的一切联系将致力于给该国施加建设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将努力使用每一个途径在南非实行和平的变革，以有利于共同的事业；

结束种族隔离并创造一种政治进程，使所有的南非人将能够自由地参加这一程序。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另一个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在面临世界上困难和复杂的道德选择时不应萎缩不前。我们美国人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即我们对道德援助的承诺不能取代良好的外交政策。然而，我们要作的选择不是道德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的选择，而是脱离政治现实的道德原则与基于政治现实之上的道德原则之间的选择。这一现实的一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实现民族和更大的自由的进展也许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如果我们利用我们的力量来过份地促使非民主的国家走得过远和过快，我们也许会破坏取得更大自由的希望。

我们认为在南非所发生的事情是变革进程的开端。官方政策的变革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们注意给人们以期望并且促进我们所渴望的根本改革的要求。这一根本变革将会发生，对这点是不用怀疑的。所有美国人都对南非最近的事件深感不安。暴力和官方镇压不会导致就该国的新的政治未来进行认真的谈判。

我们希望的另一个原因是南非不是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每天我们看到人们抗议，国际舆论也能报道这些抗议，而这一切今天在这个大厅里具有代表的某些国家里却不可能做到。南非社会的这一公开的程度和我们愿意同该社会为了建设性的目的进行接触的意愿是我们施加影响的源泉。美国将继续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一个负责国家的一切力量结束种族隔离。我们的政策是同南非各方进行接触，目的是鼓励导致根本变革的谈判，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是联合国的最好传统。

我敦请联合国利用其威望，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帮助南非人民建立一个民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他们能够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一切权利。我也敦请联合国加强努力，进行有效的工作，以消灭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首先，我愿表示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深深欣赏并且完全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揭露种族隔离政策和制度的罪恶性质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本委员会动员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并且支持南非受压迫的群众的各种活动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制度和需要彻底消除它的问题上，人们谈论了很多，并且通过了许多决议。所有这些当然并不是没有用的。由于这些努力，种族隔离今天已被普遍谴责为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不正义和不道德制度。除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对这个政权疏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和这个被人唾弃的政权断绝了一些关系和接触。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和合法斗争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支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仍有国家以各种方式支持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尽管联合国一再呼吁完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它们确和南非保持政治和外交以及文化关系。它们的跨国公司对于南非的经济进行大量投资，无情地剥削那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谋取暴利。西方某些人士与种族主义政权所实行的军事和技术协作使得种族主义政权能够建立一个军事和安全机器，包括南非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核能力。

我认为如果没有给予南非如此慷慨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协作，这个政权早就会崩溃。但是由于它从某些西方国家得到了支持和给养，这个政权得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并且继续拒绝给予我们南非的兄弟姐妹们以基本人权。

然而今天就象昨天一样，被压迫的人民拒绝接受对于他们权力的被剥夺。过去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和平示威和其他抵抗行动来要求获得他们的权利。但是法西斯政权对于他们的野蛮行为和暴力证明这种行动代价太高。被压迫人民不顾他们迄今和在将来的斗争中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普遍抵抗。愚蠢

的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全面开始了它的镇压和恐怖活动。合法抵抗遭到日益增加的暴行和镇压，引起死亡和破坏，其中包括谋杀和暗杀无辜妇女、学龄儿童和老年人。

我们认为，停止和改变这个趋势是国际社会主要和特殊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对南非群众正义事业所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大支持感到鼓舞。但是我们对于某些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对于他们自己公众的普遍要求所做出的反映，不能不感到失望。西方人民要求孤立南非政权，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和少数其他国家确对种族主义作出所谓积极性参与的反映。人民要求实行有意义的和有利的措施，但是这些政府确企图用表面姿态安抚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样贪婪和利润的打算压制了正义的要求。

当然贪婪和利润并没有被当作西方政府立场的理由而提出来。相反他们确提出了看起来似乎是合理和负有同情心的解释。例如我们被告知经济制裁将不能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改变他们的方式，相反他只能伤害南非的黑人和南部非洲的人民。

既然这些论点是为南非和南部非洲人民提出来的，那么他们的反映是什么呢？他们的反映是清楚和明确的。他们都说，唯一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使他和平放弃种族主义政策的办法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本星期一南非黑人受尊重的领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图图主教在向特别政治委员会讲话时呼吁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明确的表示支持制裁。罗伯特——蒙加倍总理在曼格文德外交部长代表他向第四十届联大宣读的电报中说：

“我们不希望国际社会以如果实行强制性制裁就会使我们受到南非的报复性打击为借口，推卸对于南非人民的责任。我们承认为了南非和纳米比亚兄

弟姐妹的解放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我们来说，我们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

这明显表明这个反对制裁的论点既是脆弱的也是损人利己的。的确正是谈论和威胁实行制裁最近才表明比勒陀亚对于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是多么的害怕。为排除制裁的压力，已经在开始谈论改革了。但是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和许多其他人在这次大会上所说的，种族隔离是不能被改革的。只有具有基本坚定和公正基础的制度才能改革。而种族隔离的基础是种族主义、剥削和不公正。这样他是不可能被改革的。他只能被废除和根除。一个不分种族和民主的社会必须取代它。

为了为建立这种社会辅平道路并且避免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流血事件，必须立即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这是南非受压迫人民的呼吁。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民的呼吁。因此让我们一起努力勇敢地和有远见地响应这个号召，这是人们对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卡帮达先生(卢旺达)：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宪法的第一条都规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他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所有公民都被保证得到一切政治自由和一切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些是管辖世界上那些热爱自由的公民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基本原则。尊重这些原则是秩序、安全和进步的重要前提。

但是，在南非，我们面对一种十分奇怪和独特的法律，这项法律的基础是根据种族不平等建立起来的整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秩序。我们面临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3年所产生的哲学概念，这种概念仅仅在名称上同纳粹哲学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名称叫做种族隔离。

与纳粹哲学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48年变得更加激进，这一年正是《世界人权宣言》得以通过，这一宣言具体地规定了人的基本平等权利，并且禁止任何以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其它观点为基础的歧视。

为了阐述目前在南非实行的以这一哲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我要引用卢森堡大公国首相雅克·桑特先生在这一讲台上所作的发言中的一段话。他说：

“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这一制度是特别令人憎恨的，因为这一制度已经在政府的制度中确立其地位。这一制度同其它以性别、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为基础的歧视政策一样违反了《宪章》所规定的原则。”（A/40/PV47英文第41页）

这一政策的受害者已经无法计算，史蒂夫·比科和本杰明·桑洛伊塞仅仅是南非政权的许许多多受害者其中的两位。

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在斗争中的支持者已经被政府监禁与世隔绝了许多年，现在每一天还在逮捕人。

沙佩维尔、索韦托、十字路口、伊丽莎白港，所有这些地名都使人们想起这个政权的恐怖行动。沃尔乌尔德和沃斯特继承了政权并且加以巩固。沃尔乌尔德这样做付出了代价。最后到了博塔继承这个政权，现在他正在加以改进。博塔甚至企图把这个政权扩大到南非的边界之外，因此他正在利用所有途径，包括对邻国使用武装力量：如果坚持反对这个政权，索韦托和斯威士兰就会受到经济报复的威胁。博茨瓦纳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以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一直受到颠覆他们的行动的骚扰。南非政府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南非企图在这些国家里扶植傀儡政权。

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强烈谴责这种无端的侵略行径，并且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要求补偿。南非政府不仅拒绝遵守国际公众舆论的裁决，而且还狂妄地叫嚣只要南非认为种族隔离的利益受到威胁，南非将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采取此类的行动。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南非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很显然，南非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实际上是对黑人、印裔人和有色人种宣战。因此，警察已经受权进行镇压，

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具有坚强决心解放自己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对甚至没有安埋死者尸体权利的人民使用武力。

种族隔离制度提倡人种的分别发展。实际上，这个政权据本不顾在自己的国内被当作外国人的绝大多数南非人民所作出的反应，即不得不作出的消极反应，那么这个政权有什么政治观点和价值呢？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分别发展的制度有什么价值呢？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绝大多数的国民收入用于仅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白人少数的福利，鉴于今后的不稳定，白人少数甚至不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这种收入。

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南非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在这种压迫的政权之下低头还要到达什么程度呢？我相信，这个政权是不会自行灭亡的。现在在白人色区内部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在走向灭亡，某些商人已经对生活在一中假的物质安全之中感到厌倦，他们正在开始作出反应，为争取在现存的制度中进行变革。这是公认的一种积极的迹象，但是还不够，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并不能改革，而必须消除，越快越好。

历史这位伟大的老师告诉我们，当执政者制造产生公民内部分裂或对峙的条件的时候，当执政当局在权力和人民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开始走向灭亡。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

不管是宪法改革，建立地方议会或另一个总统议会，还是开放种族之间通婚的政策，都不能改变这个制度。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

如果南非政府希望根据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行事，如果南非希望为自己的人民创造一个更幸福的未来，那么南非就必须采取下列步骤，否则就为时太晚了：南非必须直接和清楚地规定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以种族隔离制度为基础的法律、规定和其它措施；南非政权必须在南非宣布种族平等；南非必须废除班图斯坦，并且为所有南非人包括白人、黑人和其他亚裔人确定唯一的公民权；必须解除紧急状

态；必须释放政治犯，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必须解除对政治党派的禁令；而且必须召集不同色区的领导人以便研究如何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分享权力的问题。

如果博塔先生这样做，他就肯定可以建立一个统一和多种族的南非，一个在根据能力和价值来判断的社会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平等的南非。

我只不过是重复一下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迪奥夫总统阁下代表非洲在大会厅里所说的话。他的发言完全符合我国政府的看法，我国政府希望，如果南非政府继续对国际社会的愿望，特别是南非的黑人、印裔人和有色人种的合理指控置之不理，那么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将采取坚定的行动。

然而，既然所有的和平尝试都失败了，那么我们看来责无旁贷，只有根据《宪章》第7章实行制裁。有些国家拒绝或不愿意实行全球强制的全面性经济制裁，有些接近或远离南非的国家鼓励种族隔离制度，它们必须向历史负重大的责任。

有些国家不去关心强制性全面制裁对南非造成的压力，而是关心这种制裁对南非人民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实在是奇怪得很。正如卡翁达总统指出的那样，这绝不是出自于善心。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总会求其次。与其是在一种永无止境的罪恶中忍受煎熬，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吃点苦，使得一种极其困难的局势迅速过去。

毫无疑问，刚刚递交给大会的反对体育领域中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标志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尽管该公约将为某些政府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但这些政府还是应该禁止南非体育俱乐部进入它们的领土，并同时发起一场运动，说服它们国家内的体育俱乐部不要和南非发生任何体育上的关系。

有人认为，政治活动和体育活动无关，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要是南非不在体育领域中隔离南非的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那么我们也许会相信这种论点有点道理。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是一种独裁的制度，应该利用一切

可行的手段和它斗争，直到最后完全废除它。

某些政府决定采取选择性的单方面制裁，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略表满意。有些政府更进了一步，为南非政府正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规定了最后的日期。如果过了这个日期还没有出现积极的结果，那么这些政府就将对南非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考虑到这一疾病的性质，目前所作的是不足够的。但我国仍然认为目前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且我们花了相当的时间才达到了这一阶段。因此，我们对英联邦的成员表示祝贺，因为它们最近在纳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协定。

我们还要欢迎北欧国家采取的确立场。在有关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的问题上，它们一贯表示出了谅解和同情。

不用说，时间是对南非政权很不利的。但现在还来得及纠正这一局势。该政权的掌权者已经被各种事件搞得焦头烂额，许多代表团、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代表团都向它们指出了纠正这一局势的道路。这是合理的办法。如果掌权的当局继续顽固地对联合国的劝告和意愿置若罔闻，那么一旦它们意识到必须进行变革的时候，恐怕已经是为时太晚了。

现在，我想引证一段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先生说的话。他说：

“我们希望，南非共和国能够在被暴力的浪潮彻底吞没之前恢复理智，这也是所有人的希望。”（A/40/PV.47第26段）

我看到了一种危险，一种威胁着南非所有人民——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的巨大的危险，即白人的父母和学校都在教唆年青人蔑视和仇恨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今天，黑人和有色人种仅仅是在要求获得合法的权利，但如果黑人也教唆自己的孩子蔑视和仇恨白人，那么南非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呢？

即使是发生了暴力、破坏性的暴力，那么这不是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要求

的，而是那些掌权的人，那些掌握着建筑在不公正和不能接受的基础上的权利的人造成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在为时还不晚的时候拯救南非。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南非的时钟正在滴答移动，再过5分钟、也许4分钟就是午夜了。从1966年到1980年，黑人增加了90%，而白人才增加了30%，使得白人在3200万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8%降到了15%。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40年以后，黑人的人口将增加到5500万，而白人却将在总人口中只占10%。在这种趋势下，白人怎么能够希望长期绝对地垄断权利呢？

白人至上的理论是19世纪、甚至是更早的时候产生的。然而在本世纪初，所有殖民地中的附属人民开始对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产生了疑问。它们问道，少数白人怎么能够有权利统治几百万非白人呢？纳尔逊·曼代尔在1953年写到，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建筑在欧洲人比亚洲人优越这一概念基础上的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帝国主义得到了完全和充分地暴露。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共同繁荣的今天，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白人至上这一19世纪的理论居然还残存着，这实在是荒谬之至。我认为，绝不能允许这一残余进入21世纪。

我来自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一个经历过一段种族冲突历史的国家。在我们历史的初期，我们就知道，解决种族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使得所有的人类享有平等的地位，不分种族和宗教。只有这种办法才给新加坡带来了种族和睦，而且我们相信，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够解决南非的种族冲突问题。

我们相信，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南非出现这种变革的时间和方式还不得而知。它的形式也可能是一场大爆炸。几天前，图图主教在这儿发表了雄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暴力。

然而，如果南非政权和其海外的朋友继续抵抗改革的力量，这种强烈的谴责只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革拖延的时间越长，它对所有南非人就更加痛苦。

我今天想重点指出的是，那些反对制裁的人并没有帮南非的黑人或白人任何忙，必须尽一切力量尽快在南非促进改革。这种改革拖延的越长，我们将在南非看到更多的混乱和流血。

简而言之，目前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是一个集权政权，只有当集权政权能够得到人民的某些支持时，他们才能长远的生存。要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从历史中得知的，这种集权政权企图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煽动爱国主义情绪，从而继续维持他们的政权。不幸的是这种手段经常奏效。然而，这不会在南非奏效。南非政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南非、甚至在少数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国家中都享受不到任何真正的合法性。如果全世界在一件事上意见是一致的话，那就是，任何以立法的手段公开将一群人分为次等人的政权显然是一个不道德的政权。

联合国在削弱南非政权的合法性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反对种族隔离主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巴先生在两天前的辩论中所说的：“大会决议确立了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判决。”（A/40/PV. 51. 第9页）那些对联合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坚持认为，一切联合国决议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些人应该想一想这些决议多年来产生的政治和道德影响。我们越是努力实施任何联合国的决议，有关南非的各项决议就越有可能受到尊重。

在合法性的神话破灭以后，南非集权政权企图编造一个战无不胜的神话。它引经据典，企图重新编造大迁移的神话，东陈心理的神话和布尔人围着他们的马车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作战的神话，以便向它们自己和全世界证明，它们是一个顽强和不可战胜的种族。它们也许是顽强的；但它们不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今的世界，如果南非白人要围着他们的马车转的话，他们只能帮助做到许多国家在联合国试图通过提倡对南非实行制裁想要做到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南非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南非需要进口绝大部分的中间产品和几乎所有的技术以维持其工业部门。加巴先生说：“没有外国投资、外国贷款、外国石油供应、更不要说外国贸易，它是根本不能运转的”。（A/40/PV. 51. 第24—25页）。

在不到十五个月之前，南非经济似乎向岩石一样坚固。发达世界中的老于世故的政治冒险分析家以自己的方式使南非政权不可战胜的神话永久化，他们习惯于很有把握地断言，南非是投资冒险最小的国家之一。他们敢在今天这样断言吗？

事实上，几个月前，南非政权甚至处于破产的边缘，它不能偿还巨大的外债。国际银行家突然对将金钱抛进南非的做法提出质疑。南非官员与30个主要国际银行的代表在不到一个星期前的10月23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并不是国际银行家对最近南非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表示道德或人道主义的关切。这只是反映了他们在做了恰当的判断之后对南非经济可靠性的担忧。

在这里，某些墨守陈规的人想再一次暗示，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它们要使我们放心，南非经济的基础如岩石一般坚固。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种基础。南非的经济完全依赖于黄金以维持其财政力量和经济增长，任何一项经济规划都不能排除它受到黄金价格波动影响的根本脆弱性。南非生产世界一半的黄金。黄金价格下跌10美元就会使南非每年减少大约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外汇收入。

南非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钻石出口。E. J. 埃浦斯坦恩写了一本《钻石的死亡：钻石价格即将下跌》的有趣的新书，他在书中以大量的纪实材料证明，一个南非的卡特尔集团将世界钻石价格人为地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其做法是首先购进世界各地生产的所有的钻石，然后编造这样一种神话：既然“钻石是永恒的，”它们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最好保障。也许钻石是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如果这一神话破灭的话，正如埃浦斯坦恩在书中试图做的那样，那么南非经济中就会出现另一个很

大的漏洞。经仔细检查，这一基础也被证明根本不是那么坚固的。它的两个主要出口产品、黄金和钻石的脆弱性已经导致南非的经济在1985年收缩了2.1%。因此，南非兰特今天只值1980年的四分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最低的水平。

最近几年，南非的国防预算在1970年—1981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千，达到27亿6千万美元。1984年又宣布增加了2.4%，而当时的经济根本不能承担这种重负。由于南非经济普遍衰弱，联合国应抓住时机向南非政权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它必须改变其政策。

现在有两种反对实行制裁的论点。第一种论点认为，制裁只能使南非白人政权变得更加顽固，并将迫使南非人“围住他们的马车”。在当今的世界，正如我早些时候说的，如果它们试图这样做的话，它们只能加强制裁的效率。

第二种论点认为，制裁不会奏效，如果制裁不会奏效的话，为什么对实行制裁犹豫不决呢？如果制裁不会奏效的话，为什么大部分南非黑人领导人提倡实行制裁呢？如果制裁不能奏效的话，为什么南非政权如此卖力地游说反对这种制裁呢？

那些反对实行制裁的人不能为南非政权帮忙。或早或晚，种族隔离将被粉碎。历史的力量正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非政权目前推行的政策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为了建立一个现代的、尖端的、以及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家，例如使用整个非洲总发电量的60%，南非政权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现代产业的黑人工人阶级，从1966年—1980年，80万黑人加入了这一工人阶级。

这样一个工人阶级曾经接触过工作地点的现代化世界的条件——不但能够谦卑地接受种族隔离试图强加给他们的非人道地位。因此，19世纪白人优越的理论不能够在21世纪的复杂和发达经济中生存。

南非政权不能够建立一个能够阻挡历史潮流的堤坝。但是，至于种族隔离的理论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告终，这将取决于南非人的行动和国际社会的行动。大多数人能够唯唯诺诺地接受这种可恶和残酷的体制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我们每

天看到的警察暴力和残酷的场面，以及在过去15个月中几乎800人惨遭杀害的事实，表明了南非政权所面临的抵抗的深度和广度。当然，那一政权正在加强其镇压，并对自己的公民发起了更为残酷的战争。这可能给他们赢得喘息之机，但几乎肯定会导致南非失去它在外部世界的有限的支持。神经紧张的国际银行家们将进一步逃离南非，经济将进一步收缩。没有经济增长，那一政权的稳定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在这个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南非黑人意识到，这一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基本人权。建筑在例如集体区域法、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体制、种族分类体制和建立班图斯坦措施之上的种族隔离大厦继续剥夺南非黑人在他自己家园上甚至最基本的人权。

正如许多发言人在本次辩论中所强调的那样，种族隔离不能够改革，必须彻底拆除整个种族隔离体制。正如几天前图图主教在本大厅强有力指出的那样，必须立即执行下面四点。(一) 结束紧急状态统治；(二) 废除种族隔离；(三) 必须释放政治犯并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归；(四) 应该开始和黑人南非人的真正代表、特别是曼德拉进行对话。我们赞同这四点。

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候，许多世界领导人都已经在此论坛上发过言。他们都谴责种族隔离。现在有必要将他们的坚定和明确的信息转达给南非政权。最近在巴哈马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在就对南非采取一系列制裁的协议方面采取了一个不大的步骤。大会应采取另外一个步骤，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要求采取全面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我们相信，只有这样一种坚定和直接的信息有可能最终使南非的白人少数政权面对现实，并意识到，拆除残酷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体制归根结底是有利于南非的所有黑人和白人的利益的。

纳塔耶胡先生（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最强烈地憎恶种族主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要反对种族主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要赞同所有各国人民的自由。对于以色列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来说，种族隔离是最大的罪恶。它表现了人所能及的最残酷的非人道，这是道义上的第一类罪恶。

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

我们经常和在许多论坛上，我们的许多领导人都表示了对种族隔离的憎恶和反对。最近，佩雷斯总理和沙米尔副部长在访问联合国的时候在本大厅也作了同样的表示，这是人所周知的。

可能不那么为人所知和理解的就是我们憎恶的特别原因。我们对种族主义的憎恶源于我们的切身体会——这与其他人民的体会不同。

首先我在此并不是仅仅谈种族仇恨的不可控制的烈火给犹太人民带来的惨重代价——我想在此的各位都了解那一代价。那在我们的历史上是近期的事，在本世纪的纳粹反犹太人的种族狂妄中达到高潮。但是，要理解我们憎恶的主要原因，人们必须考虑犹太历史的根源和道义思想的根源。

实际上，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也是在最近时期才发展起来的。但它的根源却是自由和抵制自由的传统，特别是抵制奴役的罪恶。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追溯到我们民族的开始。犹太人给世界带来了人对人的义务的普遍概念。当全人类都束缚在永久和不可改造的奴役的荒野之中的时候，犹太人在几千年前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响亮的思想：人是注定要自由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奴隶；那些强迫受到奴役的必须得到自由。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早在三千多年以前这就被正式和明确的写入法律。当伟大的法律编纂者，犹太信仰中最伟大的领袖摩西杀死法鲁王的卫兵——这个卫兵自己杀死了一个奴隶——的时候他一下子改变了历史。《摩西自由法典》不仅对于东方广泛地奴役专制方面是个革命——对此巴比伦、或波斯或亚述的奴役专制，但在当时也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概念。甚至在西方短暂的民主中，当先知们在耶路撒冷宣讲固有的自由和人之间的平等、当他们在号召反对所有形式的奴役的罪恶的时候，这时阿里士多德却在雅典把奴隶仅仅描述为构成负担的野兽，仅仅是机械的工具，他就是那样称呼他们。那是公元前5世纪。

民主只有被选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人能享受。在西方和东方，人类的自然状况是奴役。现在，希腊可能给世界带来了科学和教授的天资，但是却是犹太——只是犹太——才第一次带来了道义的概念，以及对正义和自由的向往。

从亚洲边缘的那块尘土地带诞生了阿摩斯、耶利米和以赛亚的崇高教益，正是这些教益使得人类历史革命化。该隐在圣经的头几页向上帝问道：“我是不是我兄弟的保护者？”，回答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肯定而明确的，即：“是的，你是你兄弟的保护者”。

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责任，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一种超越家庭，或部落，或种族或民族的全球义务。全人类都不是天生就是奴隶，也不能使他们成为掠夺、抢劫或屠杀的受害者。我们是我们兄弟的保护者。

犹太人认同其它种族，首先是奴役和种族歧视受害者们的苦难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的道义起源。我们同黑人，同那些今天在种族隔离下受难的黑人的共同之处也是我们自先知时期以来二千年的历史经验结果。我们在流放时期遭受了无以比拟的镇压、贬低、侮辱和摧残。犹太人的道德情操和犹太人的历史经历就是犹太人民成为现代人权平等的倡导者的原因。大家可以看一看任何现代解放运动，从上个世纪的民主解放运动开始，比如象意大利复兴运动或任何其它伟大的运动，或看一看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任何其它地区的劳工组织者们，再看一看几十年前在本国内的民权运动，大家就会看到由许多犹太人、犹太活动家、犹太领导人、犹太人作家、犹太人鼓动家在为自由事业而奋斗。

犹太复国主义中是为犹太人本身自由的运动，因而它对其它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要求感到同情，但特别对黑人感到同情。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赫兹写道，在犹太人获得解放之后，“我们将支持黑人的解放”；这就是为什么一位黑人非洲自由先驱，黑人思想家杜波伊斯先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黑人解放的榜样。他在1919年写道：

“非洲运动对我们的意义就如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犹太人的意义。”

这种同黑人斗争的友情就使得以色列将其新近发现的建设国家的经验传给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这种关系由于1973年的石油禁运而遇到严重的阻碍，但我高兴地说，

这种关系仍在发展，事实上又一次繁荣起来。

这一简短的回顾犹太复国主义道义基础和回顾犹太人道德及其对黑人的深厚感情应该足以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是十分荒谬可耻的。我认为，毫无疑问，这是自从希特勒以来^以为胆大包天的应用“大谎言技巧”。仅仅是这种污蔑行径的罪恶就比那些由蔑视事实而强加给联合国的其它不道德而又不公平的决议更为严重损害联合国的立场和国际声望。但是，在以色列把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后，这种诬蔑仍在继续就更令人感到可笑了。这是非常荒唐的。没有再比诬蔑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更能清楚有力地说明它是谎言了，以色列拯救我们长期失去的兄弟们，埃塞俄比亚的犹太黑人最能说明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实质。整个世界都在观望着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以色列却采取了行动。我们以自己贫乏的资源拯救我们的黑人兄弟。难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吗？我们的一位作家写道：

“把这点告诉那些亲吻特拉维夫停机坪的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们。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种族主义的胜利。”

我已经简短的讨论了我们犹太人对种族隔离政策厌恶的道德基础。我们同情那些在其枷锁下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悲痛与痛苦。必须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应该使其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下面我想要对阿拉伯世界指责我们的人说几句话。这些人是本文件和许多其它报告的作者，即他们称之为以色列对种族隔离的政策“报告”。他们对人权范围和种族容忍的贡献是什么。我再谈的是今天许多阿拉伯政府所表现出的态度，那些签署和发起这一文件的国家，象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正是叙利亚收容并支持，甚至雇佣象布鲁纳尔这样的顽固种族主义纳粹罪犯。

这就是布鲁纳尔。这就是他在大马士革的照片，我看他是很高兴的。人们

称他为“希特勒的右臂”。这是他在其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为他提供的别墅的另一张照片。这一张布鲁纳尔的照片可以看出大马士革有一个叙利亚士兵保护和照顾他。布鲁纳尔是最大的战犯之一，是本世纪最大的种族主义分子之一，但他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另外一张照片里，我很愿意将这张照片传给各位代表看。这是一张希特勒的照片，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是阿拉法特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称之为他们的指导人和领路的人：耶路撒冷的马夫迪何赛尼，他飞到欧洲向希特勒要求他要在东方建立党卫军，在东方进行灭绝活动。希特勒说：“我不行，我没有资金”。马夫迪说：“我将为你提供资金，我来帮助你组织穆斯林党卫军，他很迅速的就在巴尔干这样做了，并灭绝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这就是巴解组织和许多其它阿拉伯世界的组织的指导人。

希特勒不仅屠杀犹太人。他的种族主义和憎恨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家想一想黑人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呢？其它当时没有同希特勒搞联盟的非雅利安少数人的遭遇又是什么样的呢？他同样迅速地灭绝他们，而且要灭绝所有他不打算放入某种奴隶帝国的黑人。

这些就是盟友，这些支持纳粹，然后变成纳粹，然后又成为新纳粹，他们同大马士革、巴解阵营、伊拉克和其它地区的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共同干坏事。

但阿拉伯的不能容忍性、阿拉伯领导人和容忍的记录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它本身集中表现了对黑人的历史态度和历史做法。我要请大家比较一下：你们还记得赫兹说过我刚刚提到的话吗？他是在本世纪初1901年说到关于黑人解放的话的。

1901年，英国高级专员就阿拉伯贩奴者的问题给伦敦写信说：

“在黑色大陆上，搜捕奴隶的活动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一种听不见和有系统的方式持续进行，最甚的地区莫过于英国保护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听不见的？——“即使是当青草干枯时，贩奴者也要到处搜捕奴隶。它们并不是

小心从事。在它们搜捕奴隶的过程中，那些被认为没用，不能成为奴隶的人被大批的杀害。村庄被烧毁，幸存者无人照料，在森林中饿死。”

美国的人类学家詹姆士·威拉德在撒哈拉渡过了很长的时间，调查贩奴情况。在他于1964年发表的重要著作《伟大的撒哈拉》中，他写道：

“在阿拉伯人的有效的指引下，贩奴活动使整个文明世界卷入其中。对黑人劳力的剥削是阿拉伯人对人类的贡献，因为，正是他们组织了这种人类商品大规模的贩卖出非洲、送到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港口。”

黑人人口大幅度下降，根据威拉德的估计，阿拉伯商人每年仅从费赞通道带出的奴隶就有5千人，其中近一半人在路途中丧生。到1900年为止，乍得湖地区已基本上人迹罕见。根据威拉德的看法，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许多研究报告的证实，从1680年到1700年，有30万非洲黑人被输入到英属殖民地。从1510年到1865年，被作为奴隶送到海外的非洲人的总数量至少——至少——达到1千2百万人。

著名的利文斯顿博士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他指出，在每13个非洲黑人中，有12人丧生，只有1人到达港口。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说法，那么，在4个半世纪的贩奴活动中，被抓捕、杀害或出口的非洲人数量达1亿2千万人。

然而，奴隶制并不仅仅是以往几个世纪的事。这些事在本世纪的后50年中仍然存在。这一制度仍然经官方允许而存在。例如，沙特阿拉伯只是在六十年代——即20年之前——才正式废除这一制度。但是，在实际当中，即使是今天，在阿拉伯半岛的心脏地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地方，这种制度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对以色列支持种族隔离的没有根据的指控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歪曲了真相，因为，提出这些指控的正是那些在世界历史上最严重地践踏了黑人权利的人。

关于以色列对南非的态度的讨论也充满了同样的歪曲和虚伪。我们被指控同南非进行大规模的贸易，被单独挑了出来，似乎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同南非有着独

特的合作。正如阿拉伯人所作的其它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诬蔑——在此，我要补充指出，苏联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样，人们认为，如果多次重复一件事，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事实。但是，究竟什么是事实？以色列同南非的外交关系及其同南非的经济关系丝毫不意味着支持南非的政策。还有其它26个国家——我看到许多这些国家的代表也在场——在比勒陀利亚有正式的外交使团，在场的诸位会普遍同意，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我要说大多数被承认是联合国的最开明和最受到尊重的成员。但是，众所周知，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大陆的其它国家同南非保持着公开或不那么正式的联系。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承认和支持或在哪些方面默认了外来的鼓励、或相信或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呢？并不是如此。这意味着在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有着不同意见——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上是有着激烈的不同意见，也应该如此——的国家中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这正是关于联合国所赖以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总的概念。

被大肆渲染的以色列与南非的贸易又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这一贸易微乎其微。同欧洲的交易和其它国家的贸易——阿拉伯国家的贸易——相比，我们与南非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以色列与南非的贸易发表了统计数字，表明我们同南非的贸易只占南非出口的百分之0.5，占其进口的百分之0.75。这是微不足道的。就以色列本身的数字而言，也就是说就同南非的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所占的比重而言，这一贸易占了我们总出口的百分之1.7，总进口的百分之2。这也是微不足道的。

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有7个国家。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一一列举。各位代表可以自己查核。这7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了南非贸易的一半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984年贸易年鉴报告说，在从南非进口的国家中，以色列位于第17位，在向南非出口的国家中，以色列占了第23位。

阿拉伯人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们同南非的贸易又怎么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给出任何数字。南非也没有宣布任何数字。我要说，直到最近，阿拉伯

国家在这整个问题上依然是没有得到公众的注意的。在国际社会中有一种沉默的阴谋，试图掩盖真相，而这样做的又往往是那些完全了解真相如何的国家。阿拉伯人指责他人公开同南非进行贸易，特别是指责以色列，特别是在这个论坛上，而他们自己其实是深深卷进了这些贸易之中。我建议，现在应当撕下阿拉伯人虚伪的面具，因为，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阿拉伯人不发表有关数字，我们又怎么能够了解阿拉伯人与南非的贸易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可能知道。我现在所说的每句话都是有证据支持的，我将提交这些文件，并向各代表团散发，以使他们能够仔细的审查我将要说到情报，他们也将完全相信这些情报的正确性；我想这些情报是重要的。

南非需要进口石油来满足其军队、机动车运输和经济的能源需求，每年要进口价值30亿美元的石油。在南非之外有几种反种族隔离的力量承认石油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南非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他们在向比勒陀利亚销售石油方面组织了禁运。众所周知，为了避开这一禁运，南非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的石油贸易，并有计划的掩盖供货的来源。

在荷兰有一个名叫船运研究局的反种族隔离组织。这个组织与联合国反种族隔离中心合作工作。它监督实际在南非卸货的油轮，尽可能地追查这些油轮的船主和管理当局，以及这些油轮上石油的来源。奇怪的是——或者也不太奇怪——调查局公布这些船只的船主和管理当局的名字和国籍，但却有系统地掩盖石油来源国家的名字。

但如果我们把调查局的记录——调查局所公布的资料——与劳埃德航行记录核查的话，后者是公开的记录，可以在任何大图书馆中查到，人们可以追踪到这些石油的来源地。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我们现有的最近的报告是1984年的报告。1984年的报告包含了81年和82年的数字。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调查局能够在1981年和82年追查到根源的49艘船只中，有37艘——也就是总数的76%——来自4个阿拉伯国

家。 沙特阿拉伯占39%，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占24%，阿曼占10%，科威特占2%。 另外6%来自伊朗。

1981—82年的调查也记录了来自伊拉克、卡塔尔、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的石油。 值得重视的是，在南非石油来源中已经占巨大比例的阿拉伯石油——在那两年中是76%——在最近几年增加的更多。 1984年报告中所记录的76%的数字已经是相当高了，是1981年报告中数字的几乎两倍。 1981年的数字是38%。 因此，1984年报告的记录要比81年报告的记录多了1倍。

根据我们在1985年获得的情报，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76%。 这一数字从38%增加到76%后要增加到百分之多少呢？当然，我们在1985年的报告中已经追查到了18艘船只的来源。 18艘船只中有17艘从阿拉伯湾启航。 这就是95%。 现在，其他政府从别的情报来源也获得了这样的记录，95%的数字最近得到了挪威外交部副部长弗洛伊斯尼斯先生的证实。 他在7月9日奥斯陆报导的在挪威议会的发言中说道：

“向南非提供的石油的95%来自波斯湾国家，其中一半是直接运往南非。”

这些石油的经济价值是多少呢？如果我们只从最小的范围内来看，如果我们只看我们知道的这一部分石油，在我将向大会提供的情报的基础之上来看——也就是已经被明确追查到波斯湾的石油——阿拉伯出口每年至少达到11亿美元。 但如果根据挪威副外长所说的未经追查到的石油，我们可以证实，阿拉伯向南非的石油出口每年大约在22亿美元。 这就使阿拉伯国家向南非的出口超过了英国的21亿美元，或日本的17亿美元。 这是它们的出口远远超过以色列1亿美元的总的贸易量，包括石油。 实际上，仅仅阿拉伯向南非出口的石油就是以色列与南非整个贸易的20倍左右。

那么阿拉伯与南非的其他贸易呢？阿拉伯国家也是大量进口南非的钻石和黄金的国家。 在这些商品方面的世界贸易通常由中间市场进行，黄金经常是在伦敦进

行，很难追查。我希望在下次大会上讨论这一议程项目的时候，我们将能够向大会提供同样详尽的有关这方面阿拉伯贸易的统计数字和资料。

但是，根据现在已经获得的证据，阿拉伯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联合国中的立场是一种虚伪，这些国家装作黑非洲最好的朋友，并极力夸大并歪曲以色列与南非的关系。阿拉伯为南非的经济运送燃料，并从中谋取暴利。

种族隔离是一种巨大的罪恶，不能用诬蔑和诽谤来对付，特别是当诽谤被永久作为一种反对以色列的疯狂运动的工具，反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种族主义不可分割。我们不能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反对它，而在另一个地方支持或保持沉默。因此，让我们各位代表团结一致，努力铲除种族隔离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民族以及所有其他的“反对主义”，以及所有其他损害我们世界的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的罪恶的形式。让我们为了人类在世界上扫除这些罪恶。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们很高兴看到大会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南非人民反对比勒陀利亚疯狂的政权的时候，审议有关种族隔离的议程项目。

南非人民的斗争并不是最近开始的。这一斗争是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进攻以及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进攻同时发生的。

这种攻击在19世纪达到高潮，在今天还留下一些残迹。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

然而，这场斗争中的新变化是其全面的性质，至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诞生以来这是空前的。今天，英雄的南非人民的各阶层都投入这场斗争，斗争渗透到南非的各个部分。这是人民反抗虐待，反对外国投资、剥削和奴隶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旨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争取自决，以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取代白人少数政权。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决心维护它们的民族特征、自由以及劳动成果。这是一场反对遭受排斥的革命，争取自由，平等和正义，反对使南非四分五裂的现状，反对黑人做白人奴隶的关系。这首先是人民反对外国资本家的革命，这确是一场

民族革命，又是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革命的目标是重建社会关系，其基础不是给予，而是夺回被用武力劫取的领土和民族财富。

革命的目标是要解放劳工关系，废除奴役，实现平等，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再是奴隶和组织的关系。这场人民革命争取实现的新的社会契约是一项自由和平等的契约，以取代遭受世界各地人民谴责的奴隶与组织间的契约，那种旧关系今天在南部非洲正遭到削弱和铲除。不久，那一片土地的平原、沙漠、河流、峡谷和森林都将回到它们合法主人的手中，让它们来享用这片土地的财富。

今天，我们看到形势正在彻底变化，白人少数的傲慢和殖民主义者的顽固所决定的错误认识和语言都在发生变化。白人少数曾躲在它们的城市、农村和牧场之中，利用和剥削南非黑人，来维持自己的享乐。今天，我们看到白人少数建起壁垒来对付强迫服务于它们的黑人。白人少数曾以为已击败黑人多数，使其丧失了意志。这一剥削的少数今天已成为自己的制度、机构、行动和计划的囚犯。尽管白人少数企图把战斗移到黑人区的班图斯坦，然而战斗的火焰已扩大到白人少数的地区。白人策划者的估计错了，它们陷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在它们的种种计谋中，它们和它们的朋友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因素，那就是人民打破奴役枷锁的能力。

在这些情况下，有些白人定居者象抛弃风浪颠簸中的船只，在广大的黑人中寻求安全。这些白人在心灵深处完全知道，人民是会忘记和宽容的，因为任何崇高的革命都会原谅那些忏悔和接受人民平等的原则，相信公民权利的人们。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它们是注定要灭亡的。*

南非人民英勇抵抗的斗争已经遍及全国，使学生、劳动者、家庭妇女、小企业者、以及成千名被监禁和逮捕人的兄弟、儿子和亲友加入斗争行列。然而，这场抵抗遭受到配有最先进武器的、傲慢而又顽固政权的镇压。因此，斗争不会轻易取胜，不会是短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殖民主义定居者的政权将极力维护它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政权在帝国主义集团中所发挥的作用。

* 副主席阿吉乌斯先生（马耳他）主持会议。

在这方面，南非和以色列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以色列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与帝国主义集团狼狈为奸的。以色列是帝国主义集团在我们这一地区的基础。南非人民的斗争实际上是以三种阵线的对峙：第一，是国内阵线，人民需要用他们自己的双手捣毁种族隔离制度；第二个阵线，就是由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所组成的，他们受到了南非国内外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他们必须也一定会被南非广大人民群众所彻底消灭；第三个阵线是由世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所组成的。除了它们在战略方面所具有的军事优势以外，南非还成了这些人在非洲大陆和世界其它一些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桥头堡。

这三种阵线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联合使南非人民为了自己，也同时是为了其它人民所进行的抵抗运动变得更加艰苦困难。这三种阵线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使联合国身上肩负着更加沉重的责任，因为它必须支持反对人道主义敌人的解放事业，这些敌人是从永久保持种族隔离政权的肮脏勾当中获利最多的人，而这个制度为了确保少数人的繁荣与统治，不惜压榨所有的人民。

在南非发生的事件并不代表一场国内战争。它是代表白人少数和其它集团的当局，为了西方资本和帝国主义军事机器的利益所挑起的一场当地战争。如果联合国的责任只局限于向南非人民表示同情，或者发表声援前线国家的声明和对南非当局进行谴责并制订毫无约束力的决议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的责任必须是要向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的支持。

联合国的责任还应该表现在对前线国家毫无保留地提供所有形式的支持，因为那些国家按照比勒陀利亚政策的观点来看，是面临第一线的，也是对峙的集团，而这种对峙是由南非政权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对这些国家进行侵略已经成了南非当局的家常便饭。

联合国的工作实际上是武装斗争的同义词。决议、讲话和愿望都不能取代联

合国的行动。

缩短解放进程和减轻压迫政策给南非广大群众带来的痛苦的理想方法就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根据《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然而，世界帝国主义作出了延长这场冲突，以便维持南非傀儡政权的决择。它们已经，并将继续诉诸各种破坏手段，以便阻止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的每一项严重的制裁行动。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大多数由联合国直接控制的安理会各项决议，是一些有漏洞的决议，而这些漏洞则为军火商和贪婪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了与这些决议精神相反的结果。

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些情况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只具有宣传性的决议是造成人民消极待毙的原因。全面支持比勒陀利亚的纳粹政权的华盛顿，至今仍然鼓吹“建设性的接触”政策，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垮台，特别是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在南非暴发了更大的民族抵抗运动，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政策是违反历史进程的。这一政策导致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局势。

比勒陀利亚对其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等邻国的侵略已经进一步升级。这已使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陷入了僵局。即使这样，根据《纽约时报》1985年7月23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仍然说，美国将不会重新考虑它的政策；更有甚者，它相信这一政策的目标。美国总统里根不顾上述种种事实，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中，他根本没有提到南非的局势，仿佛在那里不存在着任何危机，也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事件。这使得一贯寻求保护人类生命并鼓吹不采用暴力的图图主教也不能不说，里根的讲话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支持，这一讲话本身就是种族主义性质的。

我们面前所放着的列于这一项目的极有价值的报告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为，如

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南非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南非人民的痛苦本来是可以减轻的，许多流血事件也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彻底铲除种族隔离的运动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当世界舆论强烈地要求必须中断同南非的个人或集体的联系的时候，种族隔离政权仍然从某些国家中得到支持和援助，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实际上成为南非的强有力的后盾。

在贸易方面，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报告的第130段提及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欧洲国家反对对南非进行贸易制裁，同时该报告的第128段又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些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与南非之间的贸易关系有所发展。欧洲贸易代表团对南非进行的访问的次数也有明显的增加。

第一百二十五段涉及到增加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以及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四点五的问题。人们如果看一看125页上的表格，就会发现，西方民主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是南非进出口贸易中的主要伙伴。

第一百三十三段说的是增加南非对美国的出口百分之九以及增加美国从南非的进口百分之十七。

我们提到上述数字以及文件A/C40/22中的表格一，因为我们要驳斥在大会、安理会以及其他会议上人们提出的一些论点。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目标采取符合自己人们愿望和要求的政策。当这些西方国家助长继续破坏和奴役时，这些民主的价值何在呢？因此人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种族主义以色列被包括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范围内。

大会第A/40/22/Add.2号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的第S/17562/Add.2号文件（1984年10月14日）证实了以下事实：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掠夺我们的权利来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罪行，这个定居者实体和南非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它也证实了关于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当局正在增加各个领域中的勾结的消息。这

两个政权的发家，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来自破坏、驱赶、镇压、屠杀以及冒充当地居民，并由外来民族取代当地居民。

该报告还说，自从以色列用武力强占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以来，过去十年里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两个政权日益加强勾结，这种勾结已经实际行成一种结盟，它不仅威胁到民主非洲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而且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我们只要援引该报告的第五段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一段包含罗伯特·穆加贝总理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写的一封信：

“这一罪行（种族隔离）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在非洲大陆。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和种族隔离理论一样，是危险的种族主义理论，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是中东冲突的真正根源，正如种族隔离是南非内部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冲突与紧张局势的中心根源一样。

“这点表明或证实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之间亲密关系的莫过于它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布尔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合作不可否认，并日益增长，它实际上以形成罪恶的结盟。

“在南非，实现和平与稳定的真正进展不会也无法取得，除非那些有力量带来和平的人承认，种族隔离必须予以彻底消除，同样，这些人必须承认，要实现中东的持久和平，必须使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被放弃，使冲突的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真诚和有意义的对话。

种族歧视实际上是最危险的祸源，它和疾病或干旱或饥荒这些自然灾害不同，诸如种族隔离或犹太复国主义的货源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他们是人为造成的，他们是人为蓄意或有意识地建立的。

“当然，布尔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打算放弃他们喜爱的但完全声名狼藉的种族优势的理论。不，我们决不能期待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太固执了，

看不到他们行为的愚蠢悲惨的后果。”（A/40/22/Add.2, 第5段）

委员会审议了他们勾结的领域，尤其是在原子、军事和经济领域里的勾结，及以色列与班图斯坦人的勾结，以及在学术、文化、体育和其他方面的勾结，然后委员会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特别委员会对在以色列和南非之间不断增加的勾结，特别是在军事和核合作方面的勾结表示关注；这是对联合国的蔑视，并且不仅是对南部非洲和中东、而且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特别委员会谴责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这种罪恶的同盟关系，并呼吁采取联合的国际行动对此进行反对。”（A/40/22/Add.2, 第39和40段）

以色列已采纳了其孪生兄弟——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了。1985年8月12日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下列话：

“自从几乎所有的黑非洲国家于1967年至1974年间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以来，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却越来越热乎。根据南非外贸组织统计的数字，以色列去年已向南非出口了大约6千5百万美元的物品，包括饲料、罐头食品和电器产品；并从南非进口了大约一亿美元的货物、其中一半是矿产品，如煤。以色列还报告说每年从南非进口相当于10亿美元的未加工的金刚石，但是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在官方贸易统计数字中，因为这些是通过伦敦市场而购买的。”

至于以色列总理，这也是纽约时报所报道的：

“佩雷斯在昨天晚上在这里的发言时说到，以色列将继续与比勒陀利亚保持外交关系，因为在南非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社区。这个社区有13万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以色列的主要的外国财政支持者。”

至于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军事勾结，《经济学家》在7月20日的一期上报道说：

“然而，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许多联合研究项目使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比如，南非的钢铁给装甲车提供特别硬的装甲板；南非现在制成了自己的战斗机。现在正在进行联合潜艇制造项目；——最为敏感的是——人们认为南非的铀从邻国纳米比亚而来已被用于发展以色列制造核炸弹的能力。”

(继续用阿拉伯语发言)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根据1985年9月4日至7日在罗安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完全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要求；非洲统一组织要求明年在索维托起义十周年的时候，召开一次进行制裁的国际会议。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对南非的种族压迫的受害者表示赞扬。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对阿扎尼亚人民——包括儿童、青年、妇女、老人——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屠杀者和罪犯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并向他们致意。我们支持南非人民就象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一样。我们认为反对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这些敌人褫夺了我们的领土并企图践踏圣地和自由——的斗争。胜利将属于那些在恢复他们合法权利的道路上斗争的人民的伙伴，对此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不论帝国主义如何破坏我们斗争的团结。我们与非洲兄弟一样早已知道我们的共同斗争是为我们的命运而奋斗。问题是：斗争还是不进行斗争。我们将继续斗争。这是历史的教训。

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了美国大使沃尔特斯的发言。他说道：

“历史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记得历史的教训。”

这是我们都同意的一种观点。南非和以色列必须接受美国代表所说的这些话的含义。

今天早晨——我想澄清这一点，即我的发言的这一部分并不是行使答问权——在大会受到孤立的以色列今天对一个完全空的大会会厅讲话，我们是以色列的疯狂地和发疯攻击的目标。它所说的话与奥马尔的名言相违背，奥马尔说：“人们在出生时，他们的母亲使他们成为自由的人，你怎么能使他们成为奴隶呢？”

我感到荣幸的是，我们的主席来自一个几个世纪以来我国与之有着文明联系的国家。他了解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换。今日的欧洲文明是西班牙—阿拉伯相互作用的直接产物。当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时候，文明之花盛开了，终止了欧洲黑暗时期——中世纪。

来到我国，巴勒斯坦的移民，那些进口的移民来到我们这里羞辱阿拉伯人，否认他们是首先废除奴役，无论是对白人还是对黑人的奴役的人。最先做到这一点的文明就是伊斯兰阿拉伯文明。

我们来到大会，不仅没有听到明确地谴责南非，不仅没有看到为采取行动而作出努力或至少发布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正在斗争的南非人民，支持一个将要遭到毁灭的民族，我们反而看到在阿拉伯的部分领土—巴勒斯坦土地上定居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举起一份杂志，向大会撒谎。从什么时候起，廉价的杂志成了大会议程的一个部分呢？难道这不正表明了以色列对会议的态度并不严肃吗？难道这不是对居住在亚洲和非洲的阿拉伯人的一种侮辱，一种对我们非洲兄弟，特别是南非非洲兄弟的侮辱吗？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吗？以色列是同南非勾结的先锋，它从南非进口铀，又向南非出口武器，参与杀害今天正在发起一场光荣的起义的南非人民的儿子。

自鸣得意、自我标榜、十分自负，这一切都不足以侮辱他人。自我标榜并不能转移视线。我要引用今年8月18日《华盛顿邮报》中的一段话。这张报纸说，以色列内阁不遗余力地反对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在这份非常受人尊敬的报纸的同一篇文章中，记者又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这份报纸受到尊敬，因为它是在白宫附近发行的。这份令人尊敬的报纸及其令人尊敬的记者威廉·克莱伯尔恩先生说：

“通讯部长阿蒙·鲁宾斯弟因提出了一项正式动议，谴责南非严格实行种族分离的种族隔离政策，他在内阁会议之后说，他并没有一定要实施经济制裁，

因为以色列正象乞丐一样没有挑肥拣瘦的余地。 我们遭受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抵制，因而我们不能放弃有贸易的地方”

尽管如此，以色列代表申明，它的国家同南非的贸易关系数量很小，总交易额要少于其它国家同南非之间的贸易额。

我喜欢美国报纸，因为它们根据自己的爱好报导以色列。 同一篇文章说，当有人问通讯部长阿蒙·鲁宾斯弟因为什么

“没有同时谴责面对日益增长的种族暴力，南非实施的紧急规定的时候，鲁宾斯弟因回答道，“各国对于如何判断别国的失误不得不非常谨慎。 人们不应当将自己束缚在人权问题，哲学问题，人们的宗教信条等问题之中。以色列也有紧急关系，但它还没有向南非一样采用疯狂的行动。”

我忠实地引证了这段话。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从中了解了些什么呢？我们在听取了以色列代表发言之后，又从中了解了些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谎言与虚伪是同种族隔离作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的值得推崇的手段。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莫勒尔先生（塞舌尔）：请允许我首先向德皮内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第四十届大会的主席职务。 我们相信，他的丰富经验、智慧以及他在联合国的长期工作将有助于他成功地主持这届具有历史意义大会的审议工作。

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他的前任赞比亚的常驻代表保罗·卢萨卡先生，祝贺他在主持第三十九届大会工作时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

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罪恶，是令人憎恶的。 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罪，它违反了人类的良知。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紧张、不稳定和冲突的根源，这破坏了该国、该地区和国际的和平和安全。

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及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本原则因为比勒陀利亚的少数人政权的顽固态度和贪婪的野心而遭到严重的破坏，三院议会只是隔离学说的翻版，因此尽管建立了这种议会，南非目前的非常现状仍然是种族主义的天下。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屠杀仍然继续不断，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所看到的唯一行动是南非的暴行已经升级。为了反对压迫、剥削和剥夺他们全面行使自决的合法权利，种族隔离的反对者遭到了任意逮捕、经济和残酷的屠杀，在过去的一年里，大约有一千人在南非的街道上被杀，几千名敢于要求正义和平等的学龄儿童、妇女和工人仍然被关压。

种族主义政权不满足于其本国人民遭受痛苦、破坏和流血，它继续对其邻国采取暴行，以便颠覆这些国家。

最近对安哥拉无辜人民所采取的暴行、派遣突击队炸毁安哥拉卡达石油设施，妄图破坏该国的经济，最近对博茨瓦纳哈博罗内的无辜人民所进行的血腥屠杀，以及该政权对莱索托、赞比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所采取的不同行动都清楚的表明，该政权在进行周而复始的暴力和颠覆活动，塞舌尔人民将永远记住1981年11月南非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犯下的侵略行径。

南非所出现的暴乱和示威已经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这表明被压迫的人民已经再也无法忍耐了，我国在国内以及国际讲坛上都谴责了种族隔离的政策，从安全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为履行现有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性决议，包括禁止南非航班在我国降落的决议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表明我们是声援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争取民主的人民的。

我国代表团相信，只有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够在基于统一的南非国家所有人民都能够自由和公平的行使成年人选举权的多数人统治，这才能够公正和持久地消除在南非和南部非洲所存在的具有爆炸性的局面。

所以我们愿重申应立即履行拿骚公报所建议的行动计划，并呼吁比勒陀利亚当局遵循这个行动计划。

我国代表团也愿强烈呼吁立即停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并对南非实行全面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的话尤其是那些能够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更应该实行。

最后，我愿意指出，只有在所有有关国家尤其是那些对南非能产生影响的国家共同采取行动，种族隔离制度才能被消除，最近我们看到，富有依赖性和脆弱的南非屈服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压力，从南非的货币在金融市场上严重贬值可以看出它是具有脆弱性的，我们希望，最近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不能表明，是吓不倒的，正如最近在安哥拉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南非的特别公报中指出的那样：

“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真正开始崩溃已指日可待了。

戈麦斯·博兰德先生（玻利维亚）：当需要捍卫在种族隔离制度统治下，人的尊严遭受到侮辱人民的自由时，玻利维亚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国代表团正如过去几年一样，再次在这个辩论中表示，坚决谴责这个令人憎恶的行径，因为它是完全违背《宪章》的精神，而且已构成危害人类罪，它也是对国际和平安全的威胁。

玻利维亚人民是由几个不同文化的种族构成的，他们已经学会在和平与和睦之中共处，这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洲人、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和白种人构成的，在这一社会里，所有人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自由和保障，

“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和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等任何区别，这是符合玻利维亚宪法第六条的规定，该规定构成了我国立法的基础，因此，象南非这样破坏基本人权的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在一些国家存在，每一个玻利维亚人都感到厌恶。”

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联合国作出了许多决议，决定和呼吁，南非却继续蔑视全世界，妄图通过武力强加和维持其可耻的种族歧视的政治制度。

我们相信，现在应该进行审议，并对南非采取合适的制裁，直到最终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使所有南非人民能享受到自由的民主政府，并能够公正和持久的消除该国的冲突，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协调局在今年8月已经作出了这一声明。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傲慢气派和高压政策不应该也决不允许继续下去了。我国代表团获悉南非政府那然不管国际社会的呼吁，于10月18日处决了本杰明·莫洛伊斯，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对这种杀害行为的谴责，在这个讲坛上，我们向这位南非烈士致以忠心的敬意，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最崇高最公正的事业，即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希望，象野蛮屠杀莫洛伊斯先生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行为不要在南非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重演。我们希望，所有不公正、肆虐的行为及局势都应予终止，例如长期监禁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行为。我们呼吁南非政府立即释放曼德拉先生以及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这些人现在正被关在那个国家的监狱里，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

我国代表团愿强调图图大主教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所进行的努力，我们保证坚决为这个事业作出努力。我们为图图大主教作出的努力表示致敬，同时，我们也向南非大多数人致敬，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反对种族隔离的不公正。

最后我愿将我国政府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做的工作的支持以及对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特设委员会所做的准备工作的支持记录在案。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由于这些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以及致力于该工作的人们的努力和坚持不懈，人类将能够彻底免受这种令人憎物的种族隔离政度以及所有其他形势的种族欺势之害。

哈利尔先生(埃及)：过去几个月来在南非发生的事件清楚的表明这个国家大多数黑人公民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强加于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程度。事态的发展还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以此作为维持其生存的某一方法。他们不仅不因为这些事件而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和种族主义的作法，反而以这些事态发展为借口宣布紧急状态，加强该政权对黑人居住区的控制，消灭任何形势的反抗，不管是黑人群众不断的反对还是教堂和工会有组织的反抗。

然而，不断加强的黑人群众的反抗已经扩散到了新的地区。它们表明，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黑人公民使用暴力，它决不能扼杀这种反抗，不能控制广大群众，广大群众拒绝种族主义的作法，要求得到他们公正合法的权利以及尊严。

南非国内发生的这场革命引起了各各地区以及各各阶层的人类良知的反应。国际社会开始充分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作法的现实，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欺骗世界舆论，进行所谓改革种族隔离政策的方法，完全不顾这一事实，即，种族隔离政策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完全、彻底地消灭。

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它的作法，通过它的总理，再次表明它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且将继续推行这种政策。他们将继续向国际意愿提出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能够采取那些措施来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类行为以及它坚持对黑人多数使用暴力的作法。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利佛·坦博先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10月20日他访问里斯本的时候说到：

“现在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把他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变为具体、实际的措施，因为很明显，只是进行谴责是没有用的。”

许多政府及民间团体宣布他们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些作法和措施，反对他对黑人大众的镇压和压迫，还有一些组织和政府表明他们决心对该政权实行制裁。在此，埃及代表团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各民间组织表示赞赏。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代替安全理事会采取明确、具体的措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迫使该政权遵守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放弃被联合国大会视为危害人类罪的种族隔离政策。

受压迫的南非大众起来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而且他们负出了极高的、血的代价。在去年九月份的事件中，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另外成千上万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群众被拘留、遭到酷刑、被关进监狱。每天都从报纸上看到新的事件发生，今天，我们看到有消息说，若干黑人被残酷杀害。

因此，现在该由国际社会，以及表达国际社会意愿的联合国来承担起其责任，以消除这个英勇的民族遭受的苦难，并结束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

比勒陀利亚政权使用暴力并不新鲜。这样的政权本来就是建立在在对内对外使用暴力的基础上。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领土，并且对非洲邻国进行侵略。它还在该地区造成动乱，引起各种问题。这些应当被看作同一事务的不同侧面。该政权的暴力行为是残酷、严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已经成为该地区动乱不安的主要根源。它还使该地区急遇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且，当我们说，如果允许南非政权继续对内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对外对其邻国进行侵略，继续略战纳米比亚，那么，这不仅对南部非洲，而且对整个非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决不是夸大其词。

我们完全同意1985年8月13日到16日期间在洛美举行的关于安全、裁军和发展的部长级会议的宣言。我们完全同意该宣言的说法，即消除种族隔离，根据联合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将会大大有助于消除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及斗争。它将提高非洲裁军、发展、安全与和平合作的可能性。

埃及代表团要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感谢其主席格尔巴先生，感谢他们努力注意和记录南非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感谢他们组织各种会议和讨论会，来揭露种族隔离的真相。

埃及重申支持图图主教所规定的四点。埃及一贯坚决站在为实现正义、平等和人的尊严的合法权利的南非兄弟一边。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决心向英勇的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最大可能性的物质和道德支持，至到他们实现他们建立民主国家和实现在公民之中没有歧视的愿望。

主席：根据1974年11月22日第3237号决议，我现在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我们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从事的伟大工作，感谢委员会主席格尔巴大使个人所作的努力。

那一天，在安全理事会，为了为以色列侵略突尼斯而辩护，特拉维夫种族军事集团的代表抱怨说，六百多场袭击在过去一年打死或严重打伤75名以上的以色列人。自然，这些袭击是用不同的名字描述的，但是，结果是以色列的镇压措施不断升级，占领部队变得更加野蛮，他们甚至袭击一个爱好和平和联合国的会员国突尼斯。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南部非洲的亲密战友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改变了他们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的合法斗争。对他们来讲，这也不是通过呼吁、请求或吁请来唤起人类感情和世界良知。这不是为了在法律上容许与蓝眼睛的“金发女郎”结婚的斗争。这是一场革命，一场由人民争取实现其充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一场由人民争取实现人权的斗争。该斗争证明是实现这些权利的唯一途径，其原因就是非暴力只能加强种族分子的顽固性。争取自决的斗争是合法的行为，在纳米比亚、南非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这些地方的人民有权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合法的武装斗争来进行我们的斗争。这一事业已经成了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得到大会许多决议的确认，特别是

1973年11月30日第二十届联大通过的第3070号决议，当然也得到一些其他有关决议的承认。

仅仅确认人民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并不是答案；更不是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甚至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也已经被华盛顿政权剥夺。

真正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或表示良好的愿望。所需要国际社会做的就是采取行动消灭和根除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思想、政策和作法。

许多发言人已经申明并重申应该按照《宪章》的规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经济制裁会给“贫困的黑人工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的说法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那些挤出几滴鳄鱼眼泪的人似乎是在要求恢复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或者用更现代的说法，恢复被剥削者与跨国卡特尔公司之间的关系。

所谓经济一体化只是一个骗局。我们也许在这个大厅里没有听到，但是我们听到许多其他人说在南非实现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骗局。

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根本的变革；努力实现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有效地消灭人与人之间基于种族、肤色和种族起源的歧视。

对种族政权的暴力抵抗——无论在南非、纳米比亚或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孤立的；这也不是一个随意的作法。这是历史的必然。其根源在于解决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种族主义，无论我们把它叫做种族隔离或纳粹主义。问题是外国统治或外国占领。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政策。尽管现在不是庆祝打败希特勒和摧毁纳粹主义思想四十周年的时候，但是，世界似乎已经忘记纳粹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痛苦和世界所遭受的痛苦。

问题是种族政权和军事政权的藐视一切的态度。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种族政权和军事政权秘密地和公开地从华盛顿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所得到的支持。

比勒陀利亚与特拉维夫之间是有联系的。无论在这个大厅说什么都不可能掩盖这一事实。从意识上讲，种族隔离与犹太复国主义是这样的思想，即目标的实现和重申是对一切东西的否认和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种族隔离的荷兰后裔认为他们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

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马兰是荷裔南非人最终获得无拘无束的政治权力时的南非总理。他以下列的话最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政党的立场：

“我们的历史”，这指的是它的历史，“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杰作。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获得这个国家，因为这是宇宙创造者所赋予我们的。”——它在这里提及的是上帝。”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各民族中建立一个新的民族”。

“他的目的”指的是上帝的目的。这一百年中，人们看到了天赐计划中的奇迹。的确，荷兰裔白人的历史表明了一种意志和决心，它使得人们感到白人王国不是人为的，而是上帝的创造。”

“上帝还预见到白人将继续受到其它民族的威胁。凶恶的野蛮人抵制基督教文明的进入，并且使白人的血流成河。”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

“以色列土地和以色列部族之间有一种超理性的关系。土地作为实现对以色列部族盟约中的允诺，是犹太人的神圣属地。他们的要求是永久神圣的，他们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是重新建立，是实现重建的预言；是对圣经中预言的证实。因此以色列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是奇迹般的。”

因此其中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这仅仅是意识形态，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历史上史末资和最终成为以色列首届总统的魏茨曼认识到了他们的相似性并且完全欣赏共同性。他们为危险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共同性是基本的和根本的，因此完全不受两个国家的政治风云变幻所影响。开普省民族党报刊1968

年5月29日 明确地表达了这些相似性和共同性：

“以色列和南非有着共同的命运。两者都在为生存进行斗争，两者都与联合国绝大多数不断冲突。两者都是地区内可靠的力量交点，没有它们，该地区就会陷入反对西方的无政府状态。以色列成功地遏制它的敌人是符合南非的利益的，因为这些敌人是它们自己最凶恶的敌人。如果由于南非的控制减弱，好望角附近的航线不能正常运行，那么以色列就会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反西方国家迫使以色列和南非结成利益的同盟，最好利用这一点而不要否定这一点。”

我重申我引证的是1968年5月29日开普省民族党报刊《贝尔格》。

如果还有人需要进一步证实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经济关系，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关系，但是更危险的是正当欧洲对南非产品实行某种抵制的时候，这些产品正在通过西欧和美国最近提供的自由贸易区从以色列进入欧洲市场。好吧，让西欧和美国对南非产品实行抵制吧。它们仍然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有一个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区，这就是这些产品怎么进入市场的，仅仅贴上“以色列制造”的标签就行了。

今天早上有人在这里声称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解放运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靠否认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而兴旺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对民族解放的理解和一般概念的侮辱。没有任何人以剥夺人民在自己家园和平生活的权利来领导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然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大会所听到的……

什么是这个解放运动呢？这无非就是爱因斯坦所描述的所谓自由党，和就我所知今天说了那些不能令人接受的词语的先生所属的党，爱因斯坦说：

自由党“在犹太社区内传授极端国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至上的混合体。象其它法西斯党派一样，它们被用来破坏罢工，破坏工会。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建议效仿意大利法西斯模式建立联合工会。”

“在有零星反英暴力的最后年代中，伊尔根·兹瓦伊·勒乌尼和施特恩集团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开始了恐怖统治。教师由于公开反对他们受到毒打，成人由于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受到枪杀。恐怖主义者通过匪徒办法、毒打、砸窗户和大规模偷窃威吓群众并敲榨勒索。

“自由党人没有参加在巴勒斯坦的富有建设性成果。他们……只是诋毁了犹太防御活动。”

爱思斯坦是正确的。他有某些情报，用文件证明的情报，证明自由党是纳粹的同谋者，我为今天在大厅里听到纳粹同谋者自由党的成员讲话感到耻辱。

我愿引证自由党军事部门的前辈伊尔根·茨瓦伊·格乌尼的一份文件：

“在许多场合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有地位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强调，欧洲的新秩序需要彻底解决犹太问题，办法是赶走他们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欧洲。把犹太人从欧洲赶走是他们解决犹太问题的先决条件，然而唯一最终可行的办法是使这些人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中重新定居下来，在它的历史疆界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与德国帝国有某种契约性关系的情况下，在民族和集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历史性的犹太国家是符合保持和加强德国在中东的未来地位的。以色列民族运动的合作是符合第三帝国首相希特勒最后几篇讲演中的精神的，他强调他将利用每一个结合和联合来孤立和打败英国。”

这就是今天早些时候发言的那位先生所属的党，然而他却竟敢到这里来告诉大会什么是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在非洲另一端的同谋者，曾经在支持纳粹的南非国家运动中自己授予自己将军衔的沃斯特曾经在反纳粹战争中受到扣留，因为他反对反纳粹德国的盟国战争努力。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纳粹分子、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荷裔南非人以及我们国家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联系。

也许我已经占用了许多时间，但是我认为回顾这些事是很重要的。本来我今天早上是要谈一下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讲坛被滥用来维护纳粹的思想意识，我认为我应该在大会面前把事情讲清楚。

现在回到眼前的问题，该怎么办？应该如何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各族人民以及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其他选择来保障自由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所承认和明确规定的其他人权。除了奉行以各种手段，包括武装斗争进行合法斗争的方针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国际公约根本没有谈到变革。公约的明确目标是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根本不是修修补补的变革或整容。公约要求消除种族歧视。

因此，摆在西方大国，特别是华盛顿面前的是采取行动的方针，也就是《宪章》原则所规定的采取行动的方针，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履行这些原则，此外，实行强制性和全面的制裁是大家一致的决定。如果说昨天解决不了，那么今天必须解决。但是决不能把问题搁到明天。

拯救人类和人民并不是一个能够无限期拖延的问题。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行动，就能够使两个极端的另一头，即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军政府意识到其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暴行是不允许永久持续下去的，甚至是不允许继续存在的。合法的武装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种族主义和压迫被和平和对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尊重所代替。

工作安排

主席：我要通知各位成员，由于名单上还有许多人要就这一议程项目发言，辩论将在明天上午继续。

星期四下午大会将开始审议题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议程项目 14。

下午 2 点零 5 分散会